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李有爵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學書法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

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

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前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評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耳

然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顧常以為主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

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

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

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

業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忝司空太尉之命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其人也舉秀才為郎臧榮緒晉書曰

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臧榮緒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

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

其人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為

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比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以盧領大傅主簿府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

主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大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大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

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安國曰知

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二不拜職遷者三而已

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大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大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二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大傅主簿

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大傅主簿及遷博士也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

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効

普通人與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博學多

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

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 梅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君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何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方今後又在官百

工惟時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言政無非 拙者何以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喜朕老之疾

漢書曰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

尚何能

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論語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筭竹

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筭之役乎 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

曰不義而富曰貴於我如浮雲班築室種樹道遠自得毛詩曰築室

固若實巖曰仲尼抗浮雲之志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遠

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冠冠然有自得之志也沼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以供

朝冬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酪酪以俟

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酪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直春木代水水生木立

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火畏水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豎曰清祀周曰太

蜡漢改為臘臘猶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曰嘉平孝平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論語或謂孔

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才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包

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

道即與為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

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翔翔乎書圃登樓賦曰

假高衢假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遠有道吾不仕無道吾

不愚尚書曰顏厚有怙泥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

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

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

拙者有餘而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揚佗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各

福在洛之浹毛萇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詩傳曰浹猶涯也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陪京汧伊面

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汧向也揚佗期洛陽記

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浮梁黝以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以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

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闕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

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闕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秘奧字書曰秘密也廣雅曰奧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

法陰陽之會易曰**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歸妹人之終始也

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徽旌旗之名也**穀子巨黍異黍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穀子巨黍者皆夷拓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穀子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二十黍共一機有然黍弩弓也李奇曰

黍字也字林曰黍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木或為異卷同歸誤也**礮石雷駭激矢重飛**駭石

拋石也皆四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也

蠹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石箭以攻赤眉廣雅曰蠹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鏃長六尺謂之飛蠹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鏃稜也**以先啟行耀**

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西**其東則有明堂辟離清穆**

陸機洛陽記曰辟離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離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

又足樂乎**環林紫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離水四周於外其敞開也

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礼樂宣教化辟雍者象壁圓以詩云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

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子文考**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

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若乃背父涉春陰謝陽施**七發

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弟也

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弟也

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弟也

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弟也

五更於太宰所以教諸侯弟也

是背秋法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背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張鈞天之廣**
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生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饗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

樂備千乘之萬騎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祭豈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偃曰童謠云衿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衿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衿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孝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 **煌煌乎隱隱乎**
蒼頡篇曰煌煌以竹三說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

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 **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禮記禮容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禮記曰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

春林老異聊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禮記曰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觀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字如一
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雍東北五里太李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李在國學東尚書曰夢教胄子李在明堂銘曰夏

進賢
安華猛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

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
言棄紱藏璽成來李也毛詩曰髦士攸宜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此里仁所以為美
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

孟母所以三徙也
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

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
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為戲

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為戲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孝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長楊映沼芳

積樹籬馮衍顯志賦曰游鱗澆澗幽白敷披灑灑出沒貌高唐賦曰

竹木蔚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鳥裨之柿

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

記曰上林苑有鳥裨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鳥裨甚美世空得之裨寶弼

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

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好

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李問讀岳賦周之弱枝之棗為枝策

之杖世本容成造磨為確磨之磨靡不畢殖蒼頡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奈曜

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

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奈酒泉有赤奈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

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莢磊落實貌曼衍長也博物志曰張梅杏郁棗之

穞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

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

實似櫻桃華實昭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菜則葱韭

蒜芋青筍紫薑薑薺甘苣蓼芬芳毛詩曰苣茶如飴毛萇

儀禮注曰後廉薑也韻略曰蓼香菜也相惟切與後同藁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藿

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

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春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大夫乃御版輿并輕軒禮記曰諸侯曰

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祇以足疾版輿上殿

版輿一名步輿周禮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轡

之自天子至庶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

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宣周徧也杜預注曰宣散也

常膳載加舊病有痊

說文曰病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執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

陸摘紫房水挂

頽鯉

馬融高第頽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搗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頽赤也

或宴于林或禊

于汜

史記曰武帝煥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故事取於清絮也爾雅曰窮潰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札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

而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孔安國曰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

樂飲絲竹

并羅說苑曰公序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謂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大慰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

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京賦曰蓬頭

足起舞抗音高歌

揚惲報孫會宗書曰蓬袖低仰頓足起舞傳武

仲伊賦曰抗音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

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

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已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

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幾陋身

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

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

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明宮愁悶悲思

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

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

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

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四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

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印賣酒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

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

于為也悟竟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

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

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問佳人

兮召子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則度也言度所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

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言

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

飲食恣樂而忘於為人人右自謂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

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桂曰交在得意伊予志之

慢愚兮懷貞慙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懽謹也願賜

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虛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脩薄

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薄具肴饌也史廓獨潛而

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登蘭臺

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

浮雲鬱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

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

風迴而起闈兮舉帷幄之檐檐楚辭曰裳檐檐以含音隱票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閻盛也閭閻香氣切孔雀集

而相存兮玄援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脅翼而來

萃兮鸞鳳翔而北南魯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憑意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下蘭臺而

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上正殿塊以造

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間從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曰氏春秋注曰間

擠王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字林

刻木蘭以為棖兮飾

文杏以為梁木蘭似桂木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

相撐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施瑰

木之樽檯兮委參差以棟梁方言曰檯拱也言以瑰奇之木

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腸熱其若湯說文曰五色炫以相

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堦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綴錯石之

瓊壁兮象瑇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

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為瓊壁來

色間雜象毒瑁之文章也爾雅曰旒旒謂之旒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旒為旒旒張羅綺之幔帷兮垂

楚組之連綱尚書曰荆州厥篚玄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中央廣

貌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廣雅曰噉鳴也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

於洞房楚辭曰憇容脩態巨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以却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操左右悲

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郎切

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舒息悒而增欷兮

蹤復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悒悒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躡跟為趾挂趾為躡說文曰蹤履也一曰鞞鞞屨革履也蒼頡篇曰躡徐行貌蹤與躡音義同揄長袂以自醫兮數昔

日之侃言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侃言過也殃咎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

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蕙香

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為枕席與君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搏着也段九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魄

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惕寤覺而無是

兮魂廷廷若有亡廷廷恐懼之貌廷廷惶遽貌莊子曰君倘然若有亡

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觀衆星

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畢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曰蜀謂之畢又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

之貌禮記曰季夜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

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

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

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

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管子婦對柱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

忘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 并序

向子期

滅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

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

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

滅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

而踈忌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

弟後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

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

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而造之乘肥衣輕實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

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婦安

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

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

然嵇志遠

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而踈忌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

而踈忌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

而踈忌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

于寶晉書曰嵇康譙人

曰穉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表丘其從吾季
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
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接琴而彈余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甚亮追思曩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鄰玄曰將命傳辭者鄰玄毛詩箋

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賦曰

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侯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間風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曰黍黍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故之故墟見麥秀之蘼蘼此父惟古

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

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宇其器皆存而不觀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

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

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劫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騫馬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

即令趙高按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託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由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太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悼嵇生之求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聽鳴笛之慷慨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猗停駕言具將邁兮遂援翰而寫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接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為兮

歎逝賦首 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大傅掾駿碎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纒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晤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言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

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時

忽其不再老晚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

其將入晚晚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也西京賦曰

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也西京賦曰

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也挹音揖對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

此景之屢戩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

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鄭玄曰跋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

企與跋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賦藏也

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世閱人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

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

滅亡而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

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譬目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根木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風墮怨具

爾之多喪靈根祖爾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憂葉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悼堂構之墮瘁愍城闕之丘

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

夢也毛詩曰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甚歡
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古字通爾雅曰眇少也
舞賦曰幽情
形而外揚
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
毛詩曰自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
而不殘
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
或真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
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窮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信松茂而栢悅嗟芝

焚而蕙歎
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文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
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
啓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
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
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

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
爾雅曰怡樂也
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
夫響音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音象魯靈光殿賦曰忽矐眇以響像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
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
觸萬類

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
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

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
楚辭曰年洋節同時異

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
記伍子胥曰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

愈索
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
顧舊要於遺存得十於千百

舊要猶又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

有寡也又要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
忘失也宅居也言樂已見上注

易夫而哀易居也薛君託未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言

韓詩章句曰噴猶遺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

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

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

何矜晚以怨早寤寤也太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

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

茲情之足攪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

違夫何去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

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

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要

其識道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

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未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遊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

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

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

岳揚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岳

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宦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

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勳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爾雅曰婿之父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

母相謂為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曰肇生潭字道元

太中大夫次詔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
傳曰揚暨字肇晉荊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詔字公嗣
不幸短

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孝孔子
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余既有

不歷高立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啟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

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

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晨風淒以激冷夕雪高以掩路

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輿蒼曰嵩白敬含冰以滅軌水漸朝以凝涸顏延年纂要解

也掩覆也輪謂之朝王逸楚辭注曰朝文輪木也廣雅塗艱屯其難進曰

晚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瞻歸雲俯鏡泉流傳

七激曰仰歸雲遊前瞻太室傍眺高立山海經曰太室之山

風西都賦曰鏡清流郭璞曰即中嶽嵩高

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

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摠名嵩也小說曰昔傳亮北征在河中流

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高立嵩高太室一

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高立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

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堊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坐

注曰一井為疇巖巖雙表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誅誘之木

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歐陽璞曰老乃皮麤散者為楸望彼楸矣感于子思尚書曰

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囁聖而接龍栢森
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栢栢一作棟棟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
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

清塵毛詩曰總角中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

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

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

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

人周易曰闕其戶闕其陳芟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新鄭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

芟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堦也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露

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大切宵展轉而不

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獨鬱結其

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福之小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以孝車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

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良友既沒何痛如之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其妻又吾姨也賈福

公表注曰揚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

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

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姨妹曰姨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

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孤女茲鴛鴦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

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美齊公疾召之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血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間始孩笑。曰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余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矣難之匪忱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

少伶俜云偏孤兮痛怛以摧心

伶俜單子貌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覓曰勞心怛怛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憂勞也又怛怛猶怛怛也

寒泉之遺歎兮詠藁之餘音

寒泉謂母存也藁我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藁藁者我匪情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藁音陸我音俄

情長感以永慕

兮思彌遠而逾深

馬一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閑居兮曲曰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

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

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

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承慶雲之惠渥也史記曰若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

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藟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藟力追切

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

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而小心如履薄冰

之典戒

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占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

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為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洒掃

莫詩傳曰麗掃也又曰成之祭生用魚毛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莫詩傳曰洒麗同也婦好自傷賦曰供麗掃於帷幄求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彼詩人之必歎兮徒願言而心悔毛詩曰願言思曰彌終也

何遭命之可薄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病也音妹

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馱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丁儀國曰捐棄也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丁儀婦賦曰靜闔門以却掃塊孤惻以窮居

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別朱闕以白聖易玄帳以素幃相子新論曰吾謂揚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苦注茅苦也江東呼爲蓋楚辭曰蕭阿拂壁維情張爾雅曰命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情情丈九切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篋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其房列之位也篋扇也

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其房列之位也

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提孤孩於坐側

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匿

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秋秋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歸空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戈爲棲

館而自伶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伶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詩傳曰衾被也

思纏綿以瞽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

恩好庶蹈高蹤楚辭曰中替亂兮迷惑又曰曜靈晡而遄邁兮四

節運而推移楚辭曰曜靈晡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

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

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耳傾想於疇昔兮目

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

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

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平思心痛存亡之殊制

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身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龍

輻輳其生駕兮飛旒翩以啓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輻於

志焉設旒夏也然旒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幅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轆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

潛靈窺其不及兮教憂結而靡訴憂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

所告所告晞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俯察机筵其

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衛恤而任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

履霜堅雪霏霏而驟落兮風濤濤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

勁雪翩翩以反零毛詩曰雨雪霏霏留泠泠以夜下兮水瀌

辭曰秋風濤以蕭蕭王逸曰濤風亦貌

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視也左氏

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

冰至

丁儀妻寡婦賦曰自衛恤而任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

勁雪翩翩以反零毛詩曰雨雪霏霏

濂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凄凄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意

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

九逝而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

山陵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

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夜

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凄凄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乘曾兮

涕交橫而流枕而歔歔長笛賦曰泣血泣然交橫而下云魂

逝而求遠兮時歲忽其邁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

酒盡毛萇詩傳曰適容貌儻以頽頽兮左右悽其相慙家語

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儻儻曰儻儻貌鸚鵡賦曰容貌慘以

顛顛丁儀妻寡婦賦曰顛顛貌之瓶瓶對左右而掩涕洞蕭賦曰築

感三良之殉秦兮其指生而自引毛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

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二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

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鞞稚子於懷抱

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鞞稚子於懷抱

兮羌低徊而不忍王案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

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詩

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陵虐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

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斃心存兮

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距鬻博儒頤頤說又曰偏敗也洛罪切瓶普楹切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

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二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

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鞞稚子於懷抱

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鞞稚子於懷抱

兮羌低徊而不忍王案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

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詩

曰謂余不信有如皎日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陵虐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

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斃心存兮

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翹亦 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影為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長乖國語聲子曰板舉奔鄭緬然四節流兮忽代序歲暮

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迥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

迴西 夢良人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閭闔而望

驚焉悟兮無聞超愀恍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脩龍兮峨

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萎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鬱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沍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好蹈共姜兮明誓

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終歸

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

不許注共伯偁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

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髮被兩鬢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已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

意謂古人不稱其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耽丹

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

及長受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

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

可見還淹即採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

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

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
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紫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襄叔曰

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高

是僕本恨人心散馬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直念古者伏

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部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

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試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為城

紫淵為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元龜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

史記一格謂范睢曰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

凡初駕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官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寢早作故有方機今忽心崩墮則為晏駕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

山木之嘔聞者莫不墮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至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薄暮心動昧旦

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雷高唐賦曰使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

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為置酒欲飲悲來

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

後誰與樂此也寡人萬歲千秋之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

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李陵為騎都尉擢步

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漢書曰拔劍擊柱漢書曰

併天下尊為皇帝君臣飲爭功醉或疾呼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救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朝

露盡至握手何言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緣賢

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邪夫人誅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漢書元帝名奭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妻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以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唱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謂之颯颯音扶輿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

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劫均王君王兮何期

終無絕兮異域

齊書曰君王欲緣五常之節而不失則

通見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台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

說陰就書曰衍異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

閉關却掃塞

門不仕

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稚子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臧榮緒晉書曰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嵇康與山巨源

秋日蕭索浮雲無光

鄭玄禮記注

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

青霞曳於前阿素賴流於森管漢書

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

孤臣危涕孽子隊志

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空林曰孽子庶子也然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
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遷客海上流成隴陰
漢書曰匈奴乃徒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

此人也成隴西此人但聞悲風泪起血下
亦復含酸如

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
亦復含酸如

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廼騎羸跡車屯軌
此言

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黃塵巾地歌吹四起

無不煙斷火絕
骨泉裏
絕喻人

已矣哉
北安國尚書傳

草暮兮秋風
蕭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

琴瑟滅兮丘龍去平
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所已傾曲也自古

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

元始書曰匈奴若
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黯然魂將離

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秦

或春苔兮始生
秋風兮斬足起
言此二時是以行子腸斷首感

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舟凝滯於水濱
車逶迤於山側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
廣雅曰權容與而詎前馬

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迤毛萇曰逶迤歷遠貌

寒鳴而不息楚辭曰載齊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霜賦詩曰百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為之表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表陳五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潏潏兮露漙漙居人愁卧恍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關

目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也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

離霜必眉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

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帷帳也纂要曰帳曰幕知離莖之躑躅意別塊之飛揚說之

躑任足也躑躅同馳戰切躑躅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垣故別雖緒事乃萬族孔安

書傳曰至若龍馬銀鞍朱軒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為龍後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煥煥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上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子門客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陳廣字仲公羽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

子廣為太子太傅公子為少傅甚一見器重朝廷為榮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

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十兩辭決而去蘇林

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

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琴羽張芳

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張芳

與綺兮嬌上春驪馬之仰秣言樂之盛也

牙鼓琴而淵魚出聽蘇巴鼓琴而六馬仰秣成公

寂漠而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闌

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也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韓

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雠韓國

趙則吳晉燕市

史記曰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嚴仲子告聶政而言

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厲

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僚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窮割怒刃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七首見因以七首撰秦王割怒刃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救血相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也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

曰救也泣血已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史記曰荆見恨賦救武粉切馬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朝遂發就

車不顧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

中也尉僚子吳起曰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曰荆軻與

武陽秦秦王陞戰而見燕使鼓鍾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灰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父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

獨政之賢乃其姊亦列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

曰士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

插負羽杖鑊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在玄菟高句

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

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翽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

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煜楚辭曰經堂之臭朱塵也

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

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雲羅裙言嘗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
无相見期臣為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
國視喬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
孟子見齊宣王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注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
為有累世脩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决北梁兮永辭左右

兮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為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叙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加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

酌叙此平生親遠人願子留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

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毛詩曰居河之涓爾雅曰水草交曰涓又若君居滯右妾

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滯或為塞同瑠珣之晨照共金爐之夕

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特翔珣玉瑣君結綬兮千

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止封于巫山之

臺精魂為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

蕙草其葉青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蕙並音遙然蕙與瑤同慙幽閨之琴瑟晦高

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官

闕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月光毛詩曰闕宮有恤毛萇詩傳曰闕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

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賈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

中作此延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士士服食還山列仙傳脩芋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

有龍石段其土取黃精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

食之後云不知所之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

也

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
駕鶴上漢 馮翊騰天 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文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馮翊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馮翊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馮翊岡西馮翊遊萬里少別千年 若士者仙有馮翊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
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 依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即遊於安息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然謝文曰下有方藥之詩佳人之詞 詩溱洧章刺亂也丘董不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桑中衛女上宮陳娥 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生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媽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媽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已志方言曰秦晉之間
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楚辭美貌謂之娥
交手兮東行送美入兮南浦 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 陸雲芙蓉詩曰盈盈美人兮南浦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 遊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別必然有怨必盈 蔡琰詩曰思吐思兮曾憤盈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亦互左氏傳衛太子
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
金閨之諸彦蘭臺之羣英 嚴安貽淵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闈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筭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李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陸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文

陸士衡文賦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首 傅武仲舞賦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精十一年與流京華贊孟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遂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紀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辭情理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

吾所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跡妍蚩好惡

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者謂美

尤甚也士衡自言每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

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與藻

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他日殆

陸東之書無其妙三字

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他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道

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

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言作之難也文

不可辭逮也莊子輪扁謂相公曰斲徐則其而不固疾則苦蓋所能

言者具於此云蓋所言文之難

佇中區以玄覽漢書音義張晏曰佇又俟待也中願情志於典墳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

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而不頤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遵四

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連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

春生夏長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

南子曰木葉心慄慄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慄慄危懼貌眇眇高

陸東之書運作遊

陸東之書喜作三

陸東之書明妙作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先人作先氏 亦作後

陸東之書作葉 廣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繁也說文曰慎慎寒也孔融薦祢衡表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 游文章
 芬言歌詠出有後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
 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文曰在昔先民有作 游文章
 之林府嘉麗麗潔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既投篇而授
 筆聊宣之乎斯文 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
 筆以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 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
 寫也 耽樂之久廣 精蘊八極心遊萬仞 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准
 雅曰訊問也 精蘊八極心遊萬仞 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
 論語注曰 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 爾雅曰致至也
 七尺曰仞 明也 詠文曰 傾君之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楊子法言曰或問羣
 昭晰明也 傾君之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 言之長曰君之言之長
 德言也宋表曰羣非一也周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洗滌 言思慮
 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洗滌 言思慮
 颯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
 歷塞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陸東之書世作世 駭作後

於是沈辭怫恍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 怫恍難 浮深聯
 翩若朝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 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羽連
 也謂纒繫也 增 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 論語子曰吾猶
 謝朝華於已披 啟夕秀於未振 華秀以喻文也 觀古今於須
 臾撫四海於一瞬 高唐賦曰頃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
 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 小雅曰抱甬者
 咸叩懷鄉音者畢彈 言皆叩 擊而用 或因枝以振葉或泐波而討源 孔安
 書傳曰順流而下 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 言或本之於隱而
 曰泐源水本也 或為未非也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周易曰大人虎變
 易而使得難之 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 周易曰大人虎變
 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 應劭 或妥帖而易施或置
 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居而龍見大波曰瀾

陸東之書遊作道

陸東之書無遠者

陸東之書無遠者

陸東之書無遠者

俛求之俛僂由勉強也論雖離方而邈負期窮形而盡相方圓謂規

知也言文章在故夫夸目者尚奢慳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設夸目

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

有秋隘其論通達詩綠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綠情

賦以陳事故曰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碑披文以相質誄纏

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碑披文以相質誄纏

緜而悽愴碑以叙德故文質相半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

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

而朗暢煥以喪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

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詭奏以陳情叙事故平徹閑雅雖區

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平冗長

子曰辭達而已矣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

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

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為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

巧其遺言也貴妍既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

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雖逝止

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崎嶇難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嶇不安貌

後會恒操末以續頌言失也謬玄黃之秩敘故渙忍而不鮮音

韻失且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渙忍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紱之

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條先或辭

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公是則

陸東之書無遠者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員也最善也章昭曰第上

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簫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珠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銖實嚴曰銖

思毫芒之內音義曰銖稱毫毫毫毫毫苟於銖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

當言銖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卷頡篇曰銖稱也曰銖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斂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

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

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也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大曹以馬策曹子建應詔

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

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亮功多而累寡故

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或深思綺合清麗千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陸東之書言作事

眠說文曰謂文藻用心如炳若繡練若繁絃又繡五色色彩備也

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昔之曩篇爾雅懷

曩久也謂雖杆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情懼他人先已也毛詩曰杆

軸其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

受曰廉說文或若發穎豎離眾絕致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若發

穎豎離於眾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陵若也孫形不可逐響難

為係難係也塊然立而特峙非塊孤立而特峙非

常音之所結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

偶意徘徊而不能掃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琴師賦曰時牢落以失

次等繼蹇而陽絕說文曰掃取也作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陸東之書亦有以字

陸東之書經作振

陸東之書經作強

陸東之書經作廉言休
言後廢

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諶蔽也彼榛楛之勿剪亦蒙榮於

集翠 榛楛於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綴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為箭

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傳 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都然且以益夫所傳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謠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歌說文曰偉猶奇也協韻禹貴切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

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 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

壁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 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壁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

或寄辭於瘁音徒麻悲言而弗華 瘁音謂惡辭也麻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

陸東之書經作妙

陸東之書作聲高

曰纖微惟憔悴之音作而民思

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 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軀翻累良質而為瑕也

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声偏疾非歌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

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 謂不歸於實見

猶絃公而微急故雖和而不悲 說文曰公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鄭已忘微徵悲雅俱有所以成樂

或奔放以諧合務嘔噴而妖冶 理蒼白嘔聲及嘔同才

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 言聲雖高而曲下

雖悲而不雅 防露未詩一謂也耦與偶古字通

寤防露與桑間 又雖悲而不雅

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防露也 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有梁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言作文之辭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次其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池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美皆古不能備其五音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羹之禮尚玄酒而粗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若夫豔約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為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

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枳

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龍裝故而彌新或沁濁而更清孔

國尚書傳曰龍裝因也禮記曰明也或臨見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王以相次鄭玄曰以猶因迷也

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王崇七釋曰邪說下九音赴節左傳

預曰投袂而起杜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相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相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

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

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

玄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預曰齊桓公也言扁言音節又扶編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預曰洒淳曰槽司

馬彪曰爛食曰塊其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並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普辭

條與文律良亦雁目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不失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涉纏子童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之矣吾法夫前修非時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吹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俗之所服淑善也

或於拙目受蚩蚩彼瓊敷與玉潔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潔以喻文也毛詩

笑也蚩與蚩同彼瓊敷與玉潔若中原之有菽

陸東之書世作家

陸東之書世作

陸東之書世作

陸東之書世作

陸東之書世作

陸東之書世作

陸東之書世作

曰中原有寂廢人采之毛長曰中同稟效歸之因窮與天地乎並育

原原中也最遠者也方采者得之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

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籥排素空而聲器按橐籥治鑄者用以吹火使炎感

說文曰橐籥囊也雖紛謂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毛詩曰終朝采綠音託籥音藥

患劫手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掬喻小智之人故踈

踈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踈踈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踈

豈懷盈而自足言才怕不足也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笑乎鳴玉正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

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也周易曰不來不可遏素

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載若景滅行猶響起乘

發於曾臆言泉流於唇齒論衡曰吾言紛威蕤以馭速唯

毫素之所擬威蕤盛貌馭馭多貌紛威蕤以馭速唯

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芳其溢及其

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廣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物

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兀若枯木詰若涸流可使如枯木

底則滯漢昭曰底著也滯廢也心固可使如死灰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捲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

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

其寂漠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國語泉涸而成桑涸水盡也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

陸東之書思作心

陸東之書為昭信三子
作諸家

陸東之書以伊時及其為用

陸東之書里而作里使

陸東之書中作天

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既周易曰探賈索隱鈞深致遠
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醫有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音亂新論曰相譚

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甯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勦力一心

閔通億載而為津言文能鄭萬里而無閔假令億載而今為津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志志者莫

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也如書軌曰民昏目所不見文志冬心所不了小雅曰閔限也

陸東之書隱作隨

陸東之書亦作隨
亦於

陸東之書亦作隨

也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尚書曰濟文武於將隊壹風聲於不

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紀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配雲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

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交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注曰方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蕭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貝簫釋名簫蕭也言其聲蕭蕭然清也大者二十三

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躰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皆之

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書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賓所為其泉及洞簫韻令後宮貴人

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褒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号于江南之丘墟

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屢自伶倫採竹瀾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

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躰也

洞條暢而罕節号標敷紛以扶踈條暢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踈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徒觀其旁山側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踈四布

号則嶇欽歸崎倚熾迤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嶇嶇歸崎倚熾迤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嶇嶇歸崎皆山險峻之貌迤嶰邪平之貌言竹生二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

其勢於欹側不安非音非非

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

敬閑也

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作即切敬託身軀於后土号麻蒿載而不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後后土而戴自皇天后

大地貌言竹生敬閑之處又足樂也

精之滋熙号皇姿君色之潤堅

周易曰精氣為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皇宗家意周易曰震

感陰陽之變化号附性命乎皇天

孫卿子曰陰陽大化

風蕭蕭而逕其末号迥江流川而澌其山

風賦曰飄翔乎激水上荆軻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徑過其末回江謂江回曲也說文曰澌猶澹也言江之流注灌既其山也

揚素波而揮連珠

号聲磔磔而澌澌

呂投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号

朝露清冷而隕其側号玉液浸潤而承其

根

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号春禽羣嬉翺

翔乎其顛

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号玄後悲嘯搜

說文曰液津也說文曰澌澌也澌與注古字通

素乎其間

爾雅曰蠅蠅方音曰楚謂蠅為蠅家語子夏曰蠅蠅

云稷素雖搜索往來貌

搜所求切索所白切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傲塚廣雅曰

說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同嘆峭竹空貌傲塚相連延貌字書傲塚獸也

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誼

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

幸得謚為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

謚號也實二切言得謚

蒙聖主之厚恩也

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

論語子曰因人所

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

於是般匠施巧斲

妃准法

墨子曰公輸為雲拂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

青子妃未詳也一云襄列

帶以象牙提其會合

帶猶飾也方言曰

子曰孔子就師襄文字琴

鍤鍤離灑絳脣錯雜

爾雅曰鍤鍤也雜

飾其會合之際言

鍤鍤離灑絳脣錯雜鍤之貌絳脣謂唇也

朱師之濯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

言蕭之形也鄰菌繚糾相着貌鱗

綴理比挹納撒擗

膠綴理比言細密也挹納撒擗言中制也此挾

是乃使夫性味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

形性味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

憤伊鬱而酷忍

愍眸子之喪精

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

吸孟子注曰眸子自瞳子也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言真生

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

故吻吮值夫宮商兮

蘇紛離其

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

形旖旎以順吹

兮瞋呶呶以紆絃

言蕭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

招搖說文曰頤頤也釋名曰呶呶下垂也言氣之盛而嗚呶類瞋氣旁注

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逸律考近言氣說旁出逸相逆在也飛射氣

如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鴛鴦以詭譎詭譎譎猶

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

溢漫衍流溢貌駱駝淋慄密率掩以絕滅憐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

止息噓噓蹀躞跳然復出噓噓蹀躞衆聲疾貌說文曰跳躍也噓言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啾啾節而將吟兮

行其鉅以龢囉秋衆聲也必節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鉅聲不

錘如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嫵嫵以婆娑鴻洞相連貌嫵嫵柔弱

也嫵奇翩跹連以率落兮灑乍棄而為他說文曰灑浮也芳妙切

也而更為奇聲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謔平相龢

之玄甲子也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其妙聲則清靜厭慮

順敘畢述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

科條壁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何壯士言壯士澎濞

優柔溫潤又似君子禮記曰溫潤而澤仁故

其武聲則若雷霆轉轉伏豫以沸悃悃轉大聲也悃君曰悃

其仁聲則若飄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

或雜還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果業雜還聚多

悲愴悅以惻愷兮時恬淡以綏肆楚

而更棄其舊調而去棄其舊調

要復而遮之與之要復而遮之與之

相和也龢古和字相和也龢古和字

之玄甲子也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

順敘畢述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

科條壁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何壯士言壯士澎濞

優柔溫潤又似君子禮記曰溫潤而澤仁故

曰愴怛悽悽兮惻惻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絃邊也王謂尚書注曰肆緩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

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時復橫潰而

味毛詩曰中心悄悄諒文曰憂煩悄悄邑夢貌字林曰悄悄含怒也於玄切又曰驪甜同長味也大含切故貪饕餮者聽

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尚書曰貪饕餮曰鉞孔安國曰貪饕餮者貪擗禮記曰儒者

其失字書曰賦古文暴字也暉切逸豫舒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

杌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

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人為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嘗言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

內外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

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記

也師襄嚴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

也襄七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

子浸淫猶漸舟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琴

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

日蒸盡楮屋而繼之自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

不道忠信之言為富史記曰竟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後復慧

慧也楚夏集也以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築路上有

而道道德兮故求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時奏狡弄則

彷徨翺翺楚辭曰彷徨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

也楚辭曰

也楚辭曰

也楚辭曰

也楚辭曰

悼老瀾漫亡耦失疇悼老瀾漫亡耦失疇

遷薄索公泉園象相求象然也

珠因象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

聲則莫不愴然累欬擊涕枚淚說文曰擊拭也匹結切廣雅曰

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腰腰者已憚漫衍凱歡樂

是以蟋蟀蟬螻蚊行喘息言所感深爾雅曰

延龜蠅羽材方言曰南楚謂蟻為蟋蟀力侯切爾雅曰蟋蟀大

遊行遷延徙迤魚瞰雞睨皆蟲之形也遷延徙迤知退貌魚目不暇

再喙蟹轉瞪曹忘食韓詩外傳曰蟹實有蟹俾价之蟲無不延

口也鄰藪切兜蟲轉動貌埋恭曰燈直

哉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

又似流波泡洩汎漉趨德曰躁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匹妙切

噴噴躋躋連絕源殄沌言其聲之太啞啞或或躋躋時連

躍躍若壤頽兮攪搜學消道選

流離躋躋稽詣亦足耽兮韓詩曰搔首躋躋稽詣言聲也留

遂往長辭遠逝溘不還兮類唐險墜貌本

道樂未滢兮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

條暢洞達來聘為之歌頌曰遷而不滢樂而不荒

或無此十二字

賴蒙聖化從容中

類唐險墜貌本

類唐險墜貌本

類唐險墜貌本

類唐險墜貌本

中節操兮言聲有條貫通暢終詩卒曲尚餘音兮言篇中及詩而曲將盡尚
有餘音也吟氣遺響音也聯聲漂撇生微風兮漂撇手餘響也貌漂匹道切擊手匹曳切連
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旌舞呂氏春秋曰弄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

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傳武仲范曄後漢書曰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特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

少逸氣亦與班固為寶憲亦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為寡人賦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雲夢數名在南郡華

假設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樂盈觴曲沃玉曰臣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永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詠也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以論其詩不如

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

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音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

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激楚者酒後依激結之急風為節楚辭曰宮庭震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美

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

倡也禮記曰噫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玉曰如其鄭何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禮記曰噫王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繁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

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是以樂記于戚之容雅美

躑躑之舞

禮記曰于戚羽旄謂之樂舞也曰于柝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躑躑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

禮設三爵之制

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

毛詩魯頌曰振振鷖鳥子飛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

禮記曰鄭衛之音 餘曰怡蕩

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 餘曰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 王曰

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

光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燿洞

房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 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燿

鋪帳祛而結組兮

鋪首炳以焜煌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鋪帳周垂祛猶舉也長門賦曰

文曰鋪著

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

毛詩曰

醉其樂康 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玄曰今文騰皆作

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

簡惰跳踴般紛掣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

於是鄭女出進二

八徐侍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

列妓服極麗始媮致態 媮媮和悅貌態謂姿態

豔巧紅顏曄其揚華 毛萇詩傳曰曄好貌理紹切 眉連娟以

妖豔淑豔也揚華揚其光華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

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情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翾而雜織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

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羅羅袿上林賦曰飛織垂鬋司馬彪曰鬋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織羅垂雲霧顧形影自歎裝衣順微風揮若芳若芳杜也美人佩

以為芳香也七發動朱脣紆清揚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

曰掄流波雜杜若兮毛萇曰清揚眉目之間揚眉目之間亢音高歌為樂方杜預左氏傳歌曰攄子意以弘

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弛緊急

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飢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發

弛緊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飢曲舒恢矣

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恢矣廣大之貌苛細煩數之貌言亦之

問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與台古字通賈陸國語注曰奇頌也

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緝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車不於德者

踈而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

毛詩曰蟋蟀刺晉懷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矣我不樂曰用其際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真之否

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真太極真氣也否備不通也言所否閉滿絕

道雍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

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伯夷之操樂汁圖徵曰聖人

激徵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替舞探奏均曲伯夷之操樂汁圖徵曰聖人

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雅得其

大體不相迫劫也協和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

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故志意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其始興也若俯若

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象形象也謂伴節之間形態

頓之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極不可盡述 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

元然而動赴其節度 羅衣從風長袖交橫 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

手插目顧皆應聲曲 駱驛飛散風揚人昇 駱驛不絕貌風揚屈折

拉搯鵠驚 鵠音輕貌拉搯飛 綽約閑靡機迅體輕 綽約美貌閑

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妙上林賦曰便娟綽約莊子曰綽約若 姿絕倫

之妙能懷慈素之契清 神女賦曰懷貞亮之契清說文曰脩儀操

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 脩治儀容志操以白顯心志杳冥謂遠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 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

洋洋明詩表拍噴息激昂 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拍而合節表明

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 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我即切 氣若浮雲志若秋

霜 霜言既高 觀者增歎謂工莫當 工樂也 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

俟 遞送也俟待也言 埒材角妙夸容乃理 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闕

飾軼能橫出瑰姿譎起眇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

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謂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

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蓋為鑿鑿張衡七盤舞賦曰登七盤

而舞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時人藏其齊侯

身而傾折下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

亂足相續而不并旋轉鼓剛變蛇丹庭與七盤其遠奏觀輕捷之即翻義 並同也說文曰哇詭聲也於佳切咬淫聲 **摘齊行列經筵易** 擬指摘

也烏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厲以咬兮 摘齊行列經筵易 擬指摘

使之齊整經筵往來之貌摘作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擬指 彷彿

比也魚里切投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以擬也廣雅曰投引也 彷彿

神動迴翔竦峙 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 擊不致筵蹈不頓趾

踏鼓而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也。奄，速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也。浮騰，騰也。

跪跣躡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跣躡，躡摩也。或跣躡也。方于切。字書：紆形赴遠，漼似摧折。言要之曲折，漼然似摧也。漼，足蹠也。徒結切。

紆形赴遠，漼似摧折。言要之曲折，漼然似摧也。漼，足蹠也。徒結切。也。漼，抗貌。織，紵也。飛紛，飛揚貌。上林賦：曰垂露，紵大戴七罪切。禮曰：食桑者有絲而飛。鄭璞爾雅注曰：蠶蟻也。超，趨也。鳥集，縱弛殞歿。殞歿，舒緩貌。言舞勢超也。

禮曰：食桑者有絲而飛。鄭璞爾雅注曰：蠶蟻也。超，趨也。鳥集，縱弛殞歿。殞歿，舒緩貌。言舞勢超也。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輪跳也。猛鳥骨切。發音沒。蛟蛇，妍媚雲轉。飄，勿曰。說文曰：豸，邪貌。蛟與透同於老切。蛇音移。妍媚，如雲轉之疾也。飄，忽如風之疾也。毛萇詩傳曰：迴風為飄。忽與忽同。呼沒切。豸，如遊龍。

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王神女賦曰：蛟若遊龍。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教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也。篇曰：遯徐也。遯與黎同。力奚切。曹慮曰：瞭，後而拜。

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教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也。篇曰：遯徐也。遯與黎同。力奚切。曹慮曰：瞭，後而拜。

上音矣。下居判反。今檢。王篇曰：部無此二字。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合，故命遣諸客也。擾躩，就駕僕夫正策。埋蒼躩疾行貌。史記曰：天下。良駿，逸足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良駿也。踏，踔凌越。疾之貌。言馬駿逸奔凌而走相陵越也。龍，驥橫舉。揚鑣飛沫。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頭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踣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踣，跳雷霆之聲，忽驚怒也。踣，地遠羣，闇跳獨絕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脚玄尚書曰：五行傳曰：闇跳行。或有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宛足鬱鬱，怒般相不發。言馬緩步，鬱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
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及詩箋云習習和
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抑良御忌抑聲
調貌謂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
車音若雷騶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聲象君之車音
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駝紛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
然而空有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邊豆有且侯氏燕胥皆
同雲散也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
溢家語孔子歌曰
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卷第十七

